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第五卷

直隸巡按房壯麗一本為布解係江南第一
苦累議折誠為兩便懇乞
聖明俯賜允從以恤勞民以固根本事先是臣
據蘇松道呈稱蘇州府歲額闊白棉布壹拾
肆萬疋每疋價扛銀叁錢松江府歲額細布

叄萬三千疋每疋扛價銀陸錢壹分粗布玖萬玖千柒百柒拾肆疋每疋扛價銀叄錢額設扛價原自足用但解户收買查驗有費中途盤駁有費到京退換有費而鋪墊使用且不貲馬是以民解則蕩産傾家官解則羈縻旅邸官民苦計無復之議欲將

御用三線細布五千疋照舊定織本色附袍船解進其餘布疋供賞之用者俱照原編銀數

解納折色庶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等因臣於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内已經會同撫臣具題不意原疏

留中未下彼時即擬補牘力

請又念頻煩瀆聒非臣子之誼唯是日與撫臣督催辦解剔蠹酌宜于苦累之中少示區處寬恤之意然畢竟區處術窮苦累自在也民有疾苦而不以上

聞事勢已窮而不力求變通之方其於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謂何臣之溺職甚矣安敢以交代在即遂置前議於度外而不為窮民
請命乎謹再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民式議照法窮必變民苦當恤人主馭世之權無過於此夫是布解本色使其累於民誰敢無端而創變通之說改解折色使其止便於民而不便於

國亦不以惠下而損公帑之需今議三綫細布
照常解
進是以布縷之征原未嘗廢也其餘粗細布疋
折價納銀以備賞賚之用是匪頒之資又未
嘗缺也受賞之人得布一疋鬻銀不過錢半
得銀叁錢實受二疋之值是被賞者之感悅
折色較本色更深也解本色官民並累其害
既如彼解折色公私兩便其益又如此柰何

憚於改絃拘於膠柱而令東南差繁賦重之
鄉
國家根本之地坐受其消耗困敝至此極耶臣
等在京時每遇年終見光祿寺給放花布折
銀其廚役無不踴躍歡呼真如挾纊而各衙
所給放本色布花領者什九變賣總布與花
得價尚不及貳錢之數皆澹澹然散去由此
覩之折色之愈於本色又彰明較著矣光祿

厨役可以賞折色各軍校匠役獨不可以賞折色乎近日松民沈萬年徐成告推布解不曾赴湯蹈火所謂其勢誠急其情誠可悲者無加於此矣此臣等所以目擊民瘼斟酌劑量改折之外無他術也伏乞

皇上軫念蘇松重地

軍國攸資財殫力竭不堪再困

勅下戶部議覆

上請將松江二線粗布與蘇州闊白棉布盡數
改折徵銀解
進其三線細布仍織本色附
袍船進
御一轉移間供用不至詘乏百姓倒懸苦楚可
以立解詎止寬一分受一分之惠已也臣等
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臣按先朝周忱為廵撫時以松江產布故賦役之法以布代粟欲寛民之力也法久弊生有奸民領官銀市買而蕩廢殆盡累及官府者於是議以殷實富民充役令曰先解布而後領價及布已解而有司以庫無見銀為辭者或半給或全不給於是周忱之寛民者祇以病民而松之受禍最甚此疏行乃永賴之利也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戶部給事中韓光祐一本為白粮民運苦累難
支幸逢
明旨懇祈大加申飭以重
上供以恤民窮事臣等惟我
國家建都北平所仰給者惟是肆百萬糧艘歲供
自東南則東南於海內為獨苦
皇上御食之奉及

內府各監局府部等衙門所需粳糯諸米稱為白糧者貳拾餘萬石歲供自蘇松常嘉湖五府則五府於東南為更苦每歲糟糧完兑囊橐已空益以白糧解辦脂髓盡竭之民一點糧解未有不賠累破家流涕殞命者浙江巡按張惟任疏列甚悉業奉

旨白糧關係上供豈容困苦至此這所奏該部便看了來說欽此臣等恭繹

明綸仰見我

皇上慮周民隱江南役苦之民其更生乎乃所為最苦者在軍先民後後則必至守凍凍則必至重貲而非原設之

令甲也查漕運議單每年漕糧限拾月開倉至拾貳月兑完開幫而白糧之限則令拾月終徵完拾貳月以裡盡開行至瓜州聽儹運御史漕務叅政儹入軍運幫內一體督催到京嚴禁旗軍

不許恃强凌轢此隆慶貳年及萬曆貳拾捌年
題
准事例安有所謂軍先民後者哉至於各關經過
軍民一體例有量帶土宜肆拾石應照單運先
年題
准監兑糧儲等官水次先行搜檢沿途聽督押司
道府佐及攢運御史稽查免其盤詰方得與幇
同進柰何一任抽稅衙門覊阻而魚肉關津之

設豈以
上供之需助則各關之厲禁可寬即淮安之驗米
可省也如過洪過閘有夫役稅拽之例在如河
西務剝船有軍七民三之例在如土石壩寄頓
有號房之例在軍與民無二視也及入
國門白糧之解納供用庫最多次光祿寺次祿米
倉只一速收平兑而暴露侵盜之弊可無也若
內府庫監局歇家通同抑勒從來非一日矣耗外

加耗罰外加罰甚至每石斛面加二加三四往
年王受王四等復恣行嚇騙公然於真武廟勒
兌銀千百餘兩咫尺
天威煢煢糧役安能叩
九閽而一訴其寃苦哉
國依民為命民依
皇上為命
皇上而不知民之困苦也則民有忍死而無復他

望今幸
聖明洞燭其至此矣未有知其至此而不為一大
更張一大洗刷者伏乞
嚴加申飭令旗甲不得違例凌擒關津不得指稅
留難仍將
聖旨寫立紅牌聽償運御史漕儲道於搜檢時驗
無別弊即給牌壹面竪立船首隨幇償行回時
查繳次年按數給發無論悍軍暴關有所顧忌

即
皇店
皇木諸船筏亦當遵行而莫敢施其詭詐之術其
交納勒索諸弊更
勅部寺該司倍加約束仍聽職等及巡視科道等
從重叅究庶積弊可革苦役可甦憲五府以及
東南
國家永有賴矣伏惟

聖明裁察

臣按漕艘爲軍儲白糧爲玉食故自有分而軍先民後至無等矣此疏可以釐其積弊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工科給事中馬從龍一本災民望極甚急荒政申飭宜先懇乞

聖明速沛德音以惠遺黎事臣惟今歲四方報災頗多如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江西福建或亢旱或淫雨或蝗蝻每省無慮數郡議蠲議賑未奉

明旨槩從停閣臣謹繼屢

請之後代為補牘敬條荒政數事惟
聖明垂察焉一曰區畫宜預荒歉地方最急在來
春而慮周民隱則在今日如踏勘之委悉錢糧
之湊處拯濟之方畧緩急之調劑須計算精詳
米鹽臚列方為有益若先延緩臨事周章疎略
缺乏虛文塗飾枵腹之民奚賴焉申飭有司莫
先于此二曰勘覈宜詳每省被灾幾州縣被灾
幾分某鄉某里幾分極貧下戶顛連無告之民

有幾須勘驗的實可以計某而獨不可以計某
而賑蓋富者連阡陌計某賑則粟盡入橐封之
家不如留以濟貧弱及賚粥之申為愈也三曰
賑恤以實貧民仰升合之粟以活生如期會失
時支放留難剋尅侵漁埳腐充數皆無實惠有
司留心稽查遠鄉下戶力不能自達此尤宜軫
念粥場須器具頓備料理得人粥堪食用刻期
及有司不時臨督如預社二倉不足用者請庫

貯無碍官銀於豐稔之處糴穀設法運載而無
貽累彼處人民其勸分一事聽憑好義之家任
意捐金與穀仍給扁獎其不願者勿强也四曰
流離宜撫貧民趁食四方如非本州縣人民槩
不知恤其不為道殣者幾希當一體編粥場但
處處能行自無不給之患其賣子女一人止得
錢數百文粟數斗者藉名在官秋成為贖給完
聚不論何等人家不許占吝五曰催科宜緩應

蠲不過存留直涓滴之忠耳其應起運及存留不盡免之數俟蚕麥有秋量豐歉徐徐議征庶阻饑之餘不困繭絲不然迫之轉徙也但不許不灾地方一槩藉口延緩致虧

國用耳六曰盜賊宜防不逞之民每伺飢饉起釁亦有良民為困饑所迫刦禾摟谷熒熒不撲將至燎原有司宜嚴加禁戢況時值入計署印官當精擇嚴督勿得撫禦乖方致貽大患守巡道

量減僕從供億不時巡歷所屬州縣以資彈壓仍督入計官事竣勿得遷延過家庶地方有救寧之望也七曰社倉宜復社倉春出秋斂加二出息以廣積蓄備緩急耳近日弊端百出累官累民有司誅及無不蹙額然豈可以噎廢食乎里民時見山東社倉粟皆易銀作修河之費儲積一空豈為良策如此之類當議設處抵補仍責有司于斂散時嚴加稽查期為便民之計如

有司慢不經心槩稱社名屬民者以不職論八
旬特恩宜舉二十一年河南飢發太倉銀十萬
及留漕米以賑三十二年畿輔飢發冏銀十萬
保薊二鎮銀六萬及令各省運米助賑大哉
皇仁一時白骨再肉者不知幾千萬人今各省直
被災撑尤甚者照例舉行縱帑金告匱亦宜多
方拮据使窮簷蔀屋盡鼓舞于
浩蕩之恩其于宣鬯協氣固結人心之術不淺矣

臣聞宋人曰捄荒以速為貴如設粥給粟之類有司當訪耆民逢掖有行誼者徧走四鄉散給如法鬻子鬻女籍其姓名待歲稔而出子錢取之已可捄得一半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山西巡按劉光復一本全晉空匱已極災民待哺無策仰懇

天恩俯假便宜救全遺黎事山西旱荒之極小民流離困苦之狀臣等合詞以聞

皇上亦既稔知之矣軫念無告渙發

德音救林總於垂亡

聖明諒不後時矣總計全省八十六州縣飢不啻

四五十萬人每人即日食三合米十萬應食三百石則一日之米已踰千數百石須得數千金既非天施地生又無神輸鬼運豈臣等智力能辦此乎饑民聚而難散作事審始慮終倘大衆就食一朝不繼弱者立見餓莩强者頓生搶奪貽患叵測又臣等所甚懼也勉詢僉謀僅得數款亦惟仰徼

聖慈鴻恩俯借晋人物力少冀補苴于萬一耳謹

會同山西巡撫魏養蒙為我

皇上陳之曰發京運山西州縣供邊關糧餉乃今窮民救死不贍未能輸納邊運枵腹已久勢難再延餉臣懷朝暮不測之憂入秋數月撫臣與餉邊臣多方設處東挪西借燃眉倉庫一空無復可借矣而貧軍號呼之聲日急向臣哀告之使時來臣等徒仰屋而嘆束手無措乞將前欠京運速發接濟以解倒懸軍民猶獲存息不則

是置山西于度外也設地方稍可支持臣等豈
不知計部推托稱匱而顧為此情兩無益之語
耶誠望早一日則免一日之危也曰緩舊逋小
民紛紛訴苦方將張口待飼誰肯剜肉療瘡而
臣等猶左右計念令州縣分别災鄉酌量重輕
以次徵解邊糧共保寧帖至舊逋委難併征嚴
督無益挺而走險徒驅之亂耳雖撫按諭以稍
緩而各官給由陞遷限有分數不無怯顧顧寬

其罰以俟年豐帶征俾得一意調停撫循臣等當此捉衿露肘之際恨不有求即獲而其如勢之難堪何耶亦惟緩一分則可受一分之賜矣曰免積穀歲值不登富室急于取索窮民妄想加增變搆紛擾勢所必至惟良有司以清淨一潛消之耳苟訟之不息民于何安且胥篆者類借口贖穀巧肆科罰是天灾而重以人殃慘弗勝矣臣等雖禁諭諄諄總不如自今十二月至

來年六月槩免積穀額類彼更何詞虐取情重
願輸者申詳臣等照例納銀買米助賑毋許濫
准私科則官無纖跡民獲樂只上下相安而荒
應減半矣曰停清勾訟事相連累止一家軍丁
勾補害及通都況解者未必着伍應敵押解者
或至家破人亡惟正之供尚應荒減無用之軍
何必急索今歲山西之官應朝何必急索來歲
清軍之單暫一停止待時豐勾補則法不廢而

災民不困其所及者夥矣回留雜銀山西庫藏
處處告竭稅銀臣已題知
皇上諒察臣等奉將
德意獨事例缺官俸糧柴馬稅契等銀不無些須
布政司盡數查出俾臣等酌量分結此銀解京
僅同太倉一粟而以補不足州縣則為起死回
生金丹又鹽臣憂民之懷更切臣等使查鹽課
積餘救活多命是所樂從自有良畫臣願

皇上即許之也曰准援納開例捄荒往有明徵其加官加級臣不敢輕議惟士民納監吏行納考查無過犯干礙就近納于本府呈詳布政司轉詳臣等咨送戶部即咨給實收令其入監作考可免遠涉勞費間或傾貲圖名不則如此大荒道橫路梗亦必無到京輸納者不若因人而利猶得無中生有臣願

皇上慨允也曰獎好義勸助原荒政所不廢而晉

地貧乏何能强逼惟動之以義欣之以榮名或
可得什一于千百耳除臣等扁獎可經行者不
敢瑣瀆外撫臣先時與臣會議佈示助百石者
許以題給冠帶給扁一面免本身一丁助二百
石者題給冠帶給扁一面免本身一丁仍免雜
泛差徭有司以禮相待不許別項差委助三百
石者以上者題給冠帶給扁一面免本身一丁
襍泛差徭仍許豎坊助五百石者題給冠帶給

扁一面免本身一丁襍泛差徭官為竪坊宗室
助一百五十石至二百石者兩院送扁會疏題
知助三百至四百石者兩院會疏下部賜獎給
扁五百至七百石者兩院會請
聖旨賜獎助八百至千石者兩院會請
聖旨賜獎竪坊懸示以來雖不皆响應宗民亦間
有津津好義者業許題知而不先時奏聞異日
爽約是為負伊又將何以勸后此鼓舞之微權

不得不仰希
玉音以重覲聽也曰嚴舉劾救荒無奇自古難之
救荒于山西則轉輸告糴勸募寡助尤難之難
者惟司收寔意賑恤苦心料理不求人知而求
天知不徒迎合上官而務保全民命庶乎可濟
耳今各州縣固有飢溺由已寔切如保之戒亦
豈無痛癢莫關秖事掩耳之計稽核不嚴溝瘠
誰起臣等謂當以救荒另立舉劾一格如死亡

不聞盜賊不起家戶帖然者為最等垂危之救盜起即撲闔邑無擾者次之野有餓莩村多刼剌邑里旁皇者為下若匿隱死喪盜刼而不報借賑救勸助以侵漁虛文精工一寔在鹵莽則下之下者當不時忝論矣又如有司觀完遠討水程逗遛觀望已享其逸而以難貽他人則平日無益于民可知亦臣等深思而痛疾郭科程限更不過二月終旬可也司道府正佐以督率勤

急稽查虛寔分殿最有聞弗與隱匿同科若臣
等知而不言言而不公亦甘任咎既在操舟共
濟安忍載胥及溺利害切身營救始力此責成
之要自不得不厚冀
嚴
旨以收寔效也臣等自告荒以來空言時聞于
上已惧厭聽但實惠未救于下每切愧心躭躭
所仰望者
皇
上以浩蕩垂恩臣等得便宜奉行溝壑無死亡

疆圍免震蕩三晉誦如天之仁而臣等亦逭曠
官之罪
聖德當與天壤同流永不可諼矣伏乞
勅下戶部施行災民幸甚臣等幸甚
臣按學政當時清流開納似成於賄然天灾
流行財粟殫亡借此拯救亦為仁術往往有
凶年用之豐年復黜之非所以昭大信於人
也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三日
户科給事中官應震一本為
國計暫紓民生日蹙敬陳蠲賑末議以裨荒政以
保孑遺事頃者邊餉一空邊軍見告至廑
宸衷俯允借支似亦足為數月之計矣該部於奉
旨會議後嘔心幾兩浹旬而有臚列七款昨初一
日接出
聖諭謂條具事宜有俾邊務且以節年拖欠該部

之嚴催又以指名重參警有司之玩視從此中
外當有奉行惟謹而已顧臣復念邊腹一家也
兵農一體也自客夏水災以來蠲賑之請殆無
虛日人謂主計者除議覆各處災疏而外當專
具特
疏至再至三得
請後已今憂餉之餘兼而憂民此政其時矣乃
皇上於餉務尚屢請而不報於災疏則

留中居多豈其重若彼輕若此哉無亦邊之告變形見勢迫而民之告變其揭竿斬木之禍尚蘊崇而未發也夫上醫治未病不治已病
皇上定計於豫將此欲變未變之民心及早收拾即不必遍撿各疏或總出一諭酌量區宇若何而蠲若何而賑庶阽危之民其尚有瘳乎大抵蠲之設有應蠲而勢不能蠲者有不可不蠲而蠲之猶晚者如近來積逋之議緩遠年帶徵之

議停與夫本色之議折存留之議免商稅之議罷皆獨也除改折量灾重輕或全或半無損原額秋毫及漕規禁折色悉無容唾拾外唯是積逋帶徵皆為正賦皆屬濟邊考成之法藩司郡守解不及數者停留停陞夫督之官而獨之民竊恐功令自相為左有司以遵考之心為奉職業之心必有彼不為此者况從來逋欠往往在民間者什三在保歇里胥者什七以姑息市猾

之故而寧甘罰焉恐良有司不其然所謂應蠲而勢不能蠲者此也

存留雖係常賦無預京邊自是有司所得而蠲者但正官之祿廩可暫裁矣而師生與臺令咨嗟于待哺之苦則非情也交際之浮費可量省矣而賓興祭饗令度闕於無米之炊則非體也諸如此類未足殫述故每見存留之議免炳若日星而有司之升髦不啻故紙臣嘗謂蠲存一

節須著為令列行坐款大灾蠲某項中灾蠲某
項小災蠲某項平日頒行遇災如式再為
勅諭有催徵已完
綸音後到者揭榜通知來歲補蠲蠲後州邑報府
府報藩司務以所蠲某項某項據寔轉聞其有
萬不能蠲者亦明白申說不得泛泛蠲存字樣
致浩蕩
皇仁托之畫餅庶在有司為實心實政在

皇上為實惠實恩昨年八月臣前有水災條陳一
疏此議頗詳冀
皇上撿發而申飭之即存留發蠲一日民受一日
之既矣至於稅璫橫行為日已久我
朝戶工兩曹所遣榷關之吏欽定限期不越一年
而止則何也以利津不可久居利權不可久假
也滿一年而堂上有察遇已亥年而銓部有察
今稅璫在外二十餘禩矣年限既無而又莫為

鈴東忩所為之屬饜而倦此所為中飽也進供
大內其與能幾何而小民脂膏既吮吸之于此
必不能灌輸之於彼餉額之虧原有自求頃廣
東適奉
新綸蠲稅二萬翹首同仁之視人懷停止之思所
謂不可不蠲而蠲之猶晚者此也夫勢不能蠲
而蠲則太倉不支太倉不支則邊病勢不可不
蠲不則追呼太苦追呼太苦則民病

陛下不可不深長思也賑之說有自外留以行賑者有自內發以行賑者外之留也或留起解稅銀或留撫按贓罰夫贓罰原議八分備邊二分備賑若以賑故而槩留八分畢竟太倉餉額抱恥維艱其經也獨臣省湖廣贖鍰向留為採木之用就裡通融無妨借賑耳其他以留贖請者似難槩從至稅銀備大工今鳩工未聞而各省直梯航而來者祇為

内帑長物與其朽蠹置之而官民莫賴其用孰若
以民間所輸還以活民往三十六年准留儀真
税銀三十七年准留北直河南山陝税銀三十
八年准留福建四川税銀多寡各有差無非哀
此澤鴻舉行大賚今柰何不踵而行也此留而
應允留者也内之發也或發
帑金或發倉廩臣讀三十八年四月内
聖諭今若各處災傷

朕恭承
聖母慈諭發銀二十萬差官齎解各處賑濟以稱
聖母與朕賑恤元元至意
畿輔灾民還發京倉及附近倉米三十萬石一併
給賑大哉王言祇奉
聖母至孝也軫念窮黎至仁也今
畿輔與四方處處皆灾視三十八年不啻過之先
是

聖母少違和以
皇上純孝步禱格天大臻康豫想其頤和養靜中一念及災民當有不言而喻者惟
皇上默體仰承出倉米若干救濟近畿出帑金若干散行遠服無量功德錫厥庶民較之修齋誦經日費如許以厭緇流谿壑而祝釐祈嚮與不可知之天者何啻什伯自此遐邇鼓鬯神人叶和以迓

聖母之吉祥以延

聖母之壽考豈不休哉此應發而不可不急發者

也夫自外留之而斟酌權衡主上為政然民不

見出亦不見入其惠小自內發之而布闓流膏

亦主上為政然益之以所無而予之以所不能

得其恩大

陛下不可不深長思也雖然蠲賑出於

特恩萬里九閽易成觖望臣愚竊計親民莫如守

令誠以
朝廷意
旨而風示之令得便宜從事存活必多臣爲迂濶
之說有五請即古人已試而覼縷陳馬若有多
方活至十餘萬人若富鄭公之於青州有請免
上供米作饘粥並藥劑療疫若蘇軾之于杭州
有興土木使飢民得仰給公私若范文正之於
浙西總之其處置欲悉而不必以一途盡也有

開倉不俟申報若第五訪之於張掖有發粟不須得請若卞天璋之于饒州有蠲租不待上開若程廉之於兩河總之其文法欲寬而不必以常格束也有尉能抗今賑民若員半千之於武涉有簿能抗丞賑民若胡汲仲之於寧海有令能抗守賑民若洪皓之于秀州總之其意見欲真而不必以異同岐也有責粥食流民若韓魏公之在慶曆有輸粟助隣邑若辛棄疾之於江

右有聽民他遷就食若張延賞之於淮安總之其施濟欲公而不必以分工限也有解腰帶倡富民輸粟若趙抃之於越州有出米為糜食飢民以倡人若陳堯佐之於壽州有勸王府輸賬若馬光祖之於臨安總之其倡導欲廣而不必以己恩出也蓋臣嘗為令矣雖未遇水災而旱蝗時有自覺與民最親一念脉脉惟所欲為於人實有所濟自今距麥秋尚有三月大祲之後

值此青黃不接民不堪命倍萬尋常

陛

下垂憐亟賜蠲賑猶可緩須臾無失所而更諭守若令破格施仁為民全活有歲饑而民不饑即饑矣而能脫之湯火起之瘡痍者不問是何起家所在撫按官駐上上考以循良異等為超遷地否則即有他長不錄也如是則人人競勸而荒政畢舉矣有治人因有治法誰謂救荒果無奇策哉不然而第賦入之。為孳孳于民疾苦

若秦越人之視毋論有軍無民邦本鯢䲣乃綜核名實風勵臣工而獨重催科亦非所以令也

伏祈

裁察發下該部議覆施行

臣按蠲賑各有宋時已行故事具此疏中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念三日
直隸巡按李雲鵠一本災民困苦已極多方賑
濟難緩謹陳一得之愚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救數百萬生靈以保億萬年重
地事臣惟災沴異常天之所以警人君也夫為
政脩省拯救人君所以回天意也君為政此自
古英君誼辟數皆警天保民困能轉災為祥者
用之道耳今江南大水為殃軍民有胥溺之苦

臣前具疏題
請振恤雖未奉有
俞旨乃戶部之疏已蒙
皇上軫念民艱一切蠲賑事宜
諭令該部悉心議處矣知部臣當必殫精計畫無
俟臣之喋喋者惟是近日人心愈覺洶洶綠林
之行刦與白晝之搶奪者在在蜂起臣雖嚴治而
嚴禁之第恐此後房屋已盡而地無可倚妻子

已驚而別無可資民愈窮而亂日長治之不勝其治耳臣目擊其變敢無一語以佐

廟堂之末議乎江南今歲之災與往時異江南被災之民與他省異江南關係之重地與他處異此不可不破格亟拯者臣請先言其異而后臚列其疑可乎夫雨暘不時何歲無災然或夏收而秋不收或秋收而夏不收或秋夏俱薄收耳曾未有四月內霪雨如注直至五月終旬江湖泛濫一

望無際軍民桑田皆成滄海大淹五十餘日者以故麥爛矣廬舍淹没屍骸之漂流者無數矣此之為灾蓋居無寸土食無顆粒臣之所謂異于往時者此也他省有灾灾止民耳若江南財賦獨當天下之半今灾傷若斯將無民矣民既無賦財將何出乎故無論三吳百姓在往時為孝順之民不忍不救即念及後日之財賦無出亦不可不亟慮之也臣之所謂異于他省者此

也南都乃
國家根本之地
陵寢在焉此其所關係為何如者今海上有巨寇
吳中多大俠儻仍饑民之亂一呼百應弄兵潢
池此何地也而可令其騷擾不寧乎今各處紛
紛搶奪業已兆其端矣臣之所謂異于他處者
此也臣抱此慮又叨有地方之責此心蓋無一
日安者因思昔人謂救荒無奇策策特不奇耳

未有無策者因採之士民之輿論得八疑以
請
願
皇上垂聽焉一曰
請發帑以救燃眉今天變已極公私俱困非仰賴
浩蕩之
皇恩難起流離之萬姓查得萬曆十七年江南大
災
皇上曾發三十萬金以救此一方民今三吳億萬

群黎得有今日者皆
皇上三十萬金之所留也況今災傷更倍于往昔
臣不敢比例以
請乎此固東南數郡生靈所日仰望于
皇上者惟在
皇上速沛綸音始克有濟耳一曰議平糶以定人
心夫閉糶則有限之粟株守立
罄價底則逐奇之旅足裹不前是重之困也臣

近聞商米入境有司復有抑勒之者此何異持石招犬乎宜隨時酌量價值不相傷而相通則逐什一者不關其塗謀朝夕者得安其土寔兩利俱全之道也一曰動積貯以行遠糴夫價平則商賈之觀望者多而艘船之輳集者少宜查各府州縣有何存留預積錢粮有何可撮可緩錢粮通一府該得銀若干即委廉能府佐顧募商民舡隻星馳隣境稍熟地方行糴分發各鄉

大户鋪户算加費耗平糶糶完即以完銀復往
周而復始直至來歲秋收而後征之以完
國計救荒之策無有善于此者一曰便開納以資
荒政夫援納一疑無問鄉學民間以至異路悉
憑府州縣公文到部准納今當此巨災以其進
身之途成其濟時之意且道路免挾貲之虞其
何弗從望
皇上亟令一應援納者照例納銀各府給文到部

給咨則一直隸之中可得數十萬金一方之民不其甦乎一曰興工作以寓賑恤目今霪雨頻城庫獄失衛救災與防變原非偏重而役民與養民正可並行故凡頹城郡邑宜速出公儲以興工作復禁出票以杜擾害俾失業之人食力於朝夕而少緩其須臾則有形之險既成而無形之險亦固不賑之賑亦救荒之一策也一曰議粥以救窮獨積儲罪穀原備災荒今極目滔

天災荒特甚而老稚廢疾與流移之望食者尤
艱宜將各府州縣查核積穀寔數勸發各鄉廣
行施粥計日計口給之他如浙江江西河廣等
處同被水災河南山東山西等處俱被旱災亦
望併
賜賑濟廣被
皇仁如此是
天以災儆

皇上以賑應不但
君民一體之誼當然而
上天仁愛之心亦為之大慰矣
臣聞救荒無奇策而有司之遏糴與勸借尤
謬遏糴之害止于商賈不行米價騰踴至有
司勸借奸民乘之豪欲巨室亂是用長矣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一本東南無食無漕南北需兵需餉陳以救荒足餉節省事宜以活兵民以消亂萌事耑聞之民以養兵兵以衛民自古相須為命然兵不能枵腹荷戈杜萬里之長城民不能啼哭號寒供三邊之芻粟今湖廣江西告災已廹蘇松杭嘉湖等府東南財賦居其大半盡皆流離漂泊蕩析死亡每見各受災地方

撫按及南京各衙門告急請疏真一字一淚已
下部覆議方在候
旨是審時度勢不得不　請者諸臣之職分也不
得不俞者天地之至仁也具不得諸臣之　請
不待
皇上之俞而民自為蠲者救死不贍萬萬無可柰
何之餓餧也則明年四百萬漕粮必不滿一年
臣不知誰管盈縮誰握機樞直至脫巾掉臂移

之國始愴惶計不几於臨渴而掘亡羊而補乎
近日採灾之疏如停織造議改折緞
大工等事諸臣言之已詳職不復贅惟是捐無名
之耗妬為供餉之金錢而即以節剩之餉覽東
南之民力則相因濟其譏有云一日汰冗首職
見先臣霍韜理財疏以革冗吏為第一要務我
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文職已逾十萬計至
於今數又不止於此必大倍於初又如光祿鴻

臚文武兩殿填
廷溢
闕與歲俱積每一員俸薪約七十餘兩目前暫收
其開納之利兩積十年便費七百餘金具納入
祖如泥沙歲給若無額例徃事難追今猶可止
省一員可得數十金減一歲可得萬金節被與
此無算故曰冗員宜汰也一曰汰冗役夫役萬
冗於兵如老弱之濫充册籍召募之虛糜月糧

市棍之包充重項武弁之虛增影射說者論之詳矣而兵持其一也又如閹官之收入漸廣錦衣衛之選充漸多膳之通事光祿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各監局之勇士匠作津塗種種靡爛滔滔若輩蠅營鼠竊獨不念軍民之張口待哺乎臣爲減一役可省數金減一數升積之丘山儘可接濟太倉故曰冗役宜汰也一曰禁

祖宗開載令典織造除折解外見征本色共二萬

八千六百八十疋有奇而供用絹賞用熟一絹
不與焉用以華衮
聖躬衣被嬪御尚虞朽蠹而新興蘇州
御覽袍段伏何為乎針指結龍鳳之奇形式樸費
機梭之巧織前供者方在巾笥續末者更眩耳
目紫能奪朱邪能亂正羅異月新靡費何極奸
商神賈假托
上供名色恣夾帶以逃推稅馳驛傳以索供應一

介販夫而起家百萬何處得來且織造舊額不
聞少減停止新興式樣豈曰無衣故曰奇衺宜
禁也一曰嚴估計
國
家大小興作工費悉由內監估定具題該部司
覆留之三分之一名為節省是矣而究其漏巵
之孔以十分論大約供鋪墊者五供襍者二總
冒去十之七而止以三分新料耳料中最貴如
青綠金箔之類實用以何動稱數萬所謂視賣

血如糞土利興造為營窟相沿既久即不能盡
為裁捐稍減其半太倉之存積漸致充盈故曰
估計宜嚴也一曰裁傳造
國朝 御覽錢粮俱由內監成造工部第按給工
價無兩費也自
兩宮落成剩有餘料始議于山台兩廠權時帶造
為省工料既今兩廠之成造新例日增而年例
之進供舊額不減奈何當此民窮財盡之日為

御覽甚矣千百之中供到

御前者有幾是

皇上受傳造之虛名私人開江湖之漏竇何不稍

示裁捐立省萬數以充軍需之備躪賑故曰傳

造宜裁也一曰補借辦查得

大內膳饈光祿寺自有歲辦金銀茶蠟之屬內庫

金花等銀歲供不缺供辦何名近閱戶部歷年

出入要覽一疏不時辦進無正項銀兩自三十

年至今每年金寶珠玉并賣銀硃香蠟羊羢等
價銀多借到三四十萬少亦三四五萬光祿內
庫之歲入作何銷而取給于太倉正額之外乎
今太倉如洗奚堪再借
內
庫所入儘足補償
皇上四海為家豈得官府異視故曰借辦宜補也
雖然臣所陳六事不過溟渤支流
皇上即允臣言旦夕節省未必長東西於溝壑也

查得弘治五年遣廷臣賫
内帑銀賑杭嘉湖大水嘉靖九年陝西大饑發
帑金五十萬遣僉都御史李如至親往和糴且召
至
御前面賜　訓諭責其成功萬曆十六七等年
皇上發帑金十萬遣台省諸臣分賑蘇松嘉湖河
南等處　祖訓昭然　皇恩不遠近日
皇上榷山煑海一礦金至省

内庫進收一稅金至省
内庫進收他若羨餘若折乾若鋪墊若扯設若孝
順每歲所積不下百餘萬在太倉為自古絕少
之蕭條在
内庫為自古絕少之豐盛慨然捐一年之積而佐
以節省諸項輸之邊可飽九邊之戰卒賑之民
可活百萬之流離雖天吳肆虐涸轍可蘇以推
肌剝髓之膏脂散為拯溺救焚之德澤歌雍詠

勺咸五登三只在一發念間

皇上何靳之有抑職又有説馬餞穰更事多有不飢之年兵餉之歲輸必無可免之餉以

國家全盛貢賦輻輳而邊方無日不飛檄而請司農無日不仰屋而嘆如窮餐窶戶朝不謀夕成何景象成何世界則戶兵亦與有責焉隆慶六年戶部尚書張守直條議節財裕

國疏内云錢粮止有此數兵馬豈得擅添申飭中

外臣工協心體
國以足經用每年終揭報各鎮某總督某巡撫某
兵道加意節省若干有省過一十九萬六千餘
两者有省過一十六萬九千四百餘两者最少
亦省至萬餘沿至于今日增日請除宣府撫臣
連標稍言借發扣留數目外其餘督撫本兵合
為一扁而户部亦不明言某處多費幾何某處
省用幾何遂至溷無甄別即科道諸臣霜嚴白

簡亦何所據而料弾手仍乞

皇上諭令刻意查覈勿再通用以致悞邊悞

國仍諭戶部不辭嫌怨每歲終開具各鎮多用少

用簡明揭帖直呈

御覽分送科道弾核其靡冒者紀録其節省者庶

幾賞罰嚴明各邊儆惕而清出一分兵受一分

之惠民省一分之力矣蓋足民以足餉者經國

之常也處萬難措手之際而議節省以充軍餉

者濟變之權也又況寬民而民在民在則餉在餉在則兵在又斷斷不可以偏禁瘁者職目擊時事淚抱杞憂敢為詳其欵誠如此惟
聖明早裁察焉
臣按兵餉一體也錢粮止有此數兵馬豈得擅添此經國者不易之論凡邊腹撫臣皆以節省之數歲上戶兵二部以為優劣甚善

萬暦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福建巡撫金學曾一本民心騷動易亂兵餉括取難充懇乞

聖明特罷採榷之令以安反側以固疆場事臣惟

人主通兆姓以成身則六合四海以為富是故古之帝王弛山澤之禁寛閭市之征一意與元元相休息卒之宇内晏安上下俱足

君稱神聖祚享靈長出萬世不易之常道即或一

時權宜如與師百萬震討不庭行賫俱送征發
旁午而天下孰敢不應至于
大工
大禮雖
國家大事然經費各有職掌臣子自當拮据何至
上屢
宸慮特遣礦稅之使交馳宇內舍我供賦之良託
而驅之廢農失業縱被群小四出與商賈爭纖

悉之利豈惟
國體甚褻將禍害長此安窮哉雖
祖宗朝或一行之然行之未幾而朝見害則朝報
罷夕覺其非則夕報罷未有明知釀禍召亂姑
嘗試為之舉
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而不加保護者也頃大小
臣爭選言未蒙報罷然臣屢讀
明旨仰見我

皇上已洞燭其不可祇以
國用不敷不得已權宜措辦且將有待而止耳臣
惟日夕籲
天翹望渙發
德音卷收
成命以與天下更始而不為蕞爾遐陬六與二役
臣倍切憂惶即欲為閩人請一早之
命顧思臣子叨在地方裕

國安民皆其職分倘可從寬處分何敢先意撓阻
而設不必然之詞以瀆
宸斷乃今事事經始利害洞然關係民情兵餉萬
分危急如有歧且一時後將不可收拾矣臣敢
不及今日為
皇上言之夫閩僻壤海濱雖八府一州僅他省之
半中多崇山峻嶺田少人稠民無耕業雖界連
浙粵然僅通一線非往來貿易通衢又無江河

可以接濟而獨當大海居民多以網罟為事此外則輕生航海興販番國往往遺風負債遂成亡命彼豈不畏風濤甘心魚鱉徒貪覓奇贏以糊口得顧其父母妻子耳若等一萌何所不至小則流劫海濱大則勾倭內犯如嘉靖之攻陷郡邑震驚各省至兵百萬糜費數百萬姑克平定故閩雖彈丸墨子實東南半壁利害共之者也十九年以來水旱頻仍省會奸黨乘機攘臂

臣入閩之初洶洶亂在旦夕殲厥渠魁而加之
賑貸後以清靜鎮之四五年間始有生氣然而
禍萌亂本醞釀未銷近報倭酋欽門墩光謀未
戢又欲借兵三千未必經閩浙而大夥賊首林
春山王懷泉等二十餘人統倭千餘駕馬船十
數隻先為內應此事若真則閩海之憂方大夫
賊構禍于外人心思亂於內若加以兵食俱困
措手無策有識者能不為寒心哉項採榷

命下遐邇驚傳呼天搶地莫必生南臺等處商市
數罷潭泉之間厄航不通臣該預為揭示宣諭
皇上不忍加派小民有此差遣且奉
明諭惓惓以不許擾害地方為戒中使必能遵奉
惟謹民始扶老携幼原少須臾及監丞高寀至
亦銳然以足課通商恤民為言臣即與講求開
採以次第為主抽稅照舊例為則查得寧德古
田龍岩等礦洞先年曾一開掘尋以得不償失

遂輙停罷夫係召募不派條鞭砂隨傾銷不强
鬻賣此往例也即
明旨所謂照開例採者照此矣商稅即市舶之舊
如海澄竹崎南台延年石馬沙埕皆前撫臣題
准委官抽充兵餉者也原有抽分規則須布商
民已久
明旨所謂照例徵租者照此矣臣方與按會同監
臣議定施行但榷稅處多監臣不能一一親往

勢必差人所至朘削是以貨稅甫徵便爾騷動隨據南台地方告稱奸棍徐泗指稱供應橫肆騙所算及鷄豚人心共憤深夜環聚多人拋打磚石當將地方解散臣即嚴行禁緝仍示米穀蔬薪及窮民挑負小物俱照舊免稅將徐泗文子發道究革又委官協同抽分而民始稍定已而延平以赴省商船例外被覊報矣海澄以原奏官額外起科不遵

明
旨報矣龍岩以訛傳恐喝男婦驚逃報矣臣方
應接不暇而崇安蒲城順昌與興化泉州涵口
平和等處原無稅例此一時添差創起而坐貫
幾則之說日增騷然多事又有不可逆覩此矣
夫閩中惟福州當該省之中南台行崎二稅在
馬東去為延平東北去為沙埕俱稅矣而加以
順昌永安建寧崇安浦城則又稅南去為漳州
海澄石馬稅矣而加以平和泉州涵口興化則

又稅計地僅及二千里取稅不下十餘處節節碍阻步步艱難居積者苦無貿遷行商此憚於攘奪財貨不通民生坐困必大亂之道也尤有急者沿海府州米穀甚少仰食浙廣生賴海舶搬運今米商俱稅望風遠避市價頓騰至一兩二三錢矣雖多方招徠尚不能強其連艢而至也而加其礦務方興夫力甚侈嗷嗷艱食近已請發倉穀後將何以應之礦徒嘯聚千百為群

間有不軌之徒乘權一呼不難揭竿而起夫誰非皇上之赤子而忍驅之潢池且為奸人乘間抵巇之資哉此關係民情者其害將不可收拾也又其大者閩中防倭全賴兵餉田賦既少分毫商稅俱充正額今既取供內帑則兵將枵腹何以責之操戈減兵就餉何以資之禦侮議搜括而屬帑已虛議加賦而閩左

若掃臣日與藩臣握算持籌計無施見今官兵月
糧已缺一二月若再後時則兵士解體且呼譟
脫巾之變臣恐舟中皆敵國而防海尤其外者
矣此關係兵餉者其害將不可收拾也夫以臣
之調停監臣之安靜徒不能為地方計安久遠
反覆憂懼如此以往
皇上諭臣等不許擾害而終不免於擾害不許加
派而勢必至等於加派違

旨則不忠擾派則犯
禁今臣等將如何而可此臣所為棄目怵心不避
愚戇之誅而哀懇
君父之前惟冀斷自
聖心慨然停罷
召還中使以甦凋瘵之民命以安反側之人心者
臣之上願也是在
聖明鑒採臣言一轉移之間耳萬一

沛恩有待臣又不得已姑就中間最甚害事者而
請亟去之內監奉
命當能不擾而投充跟役倚藉城社以攫金于市
如虎狼橫出逢人必噬縱欲監嚴為約束能保
其不擾乎必限定數人其餘盡驅還藉合用諸
役惟行府縣選擇土著良民充之此為去害之
一南台等處榷有舊例不可例外抽取矣此浦
崇泉興等處多係肩挑背負跋涉艱苦一旦設

稅未免中途邀阻盤驗驚唱行李散失訴控無門所得甚微結怨甚衆必准行禁革以後俱不得添設此為去害之二關中土産苦窳出貨原無長物其從他省來此節經屢稅而又加派出賈市價益踊民何聊生必盡與停免及裝載米合與小民挑負為日用所需者概免抽稅不許奸牙投充認課乘機罔利此為去害之三關中奸商私以硝黃鉛鐵犯禁之物通販外番嚴禁

方止若承委員役私受厚賫縱令通販不惟大
干法紀而賣利器以資敵貽禍無窮必嚴行禁
察犯者雖原奏官役亦聽臣等拿究此為去害
之四閩中礦洞止有數處今議先開龍岩之顏
畬次開東寶視砂脉有無定議採否其他如安
溪永春古田寧德又當依次而行庶該監得以
親驗設有真砂不為下人侵匿如無亦免枉費
夫力強勒賠買而所聚礦徒不多易以防亂至

奸徒指告洞有與民房及墳墓相碍者不過讐
陷乎民因而嚇騙流毒最大犯者聽臣等拿觧
重究此為去害之五夫
國家不惜歛怨聚財而欲充
內帑耳豈為此輩滿谿壑而魚肉我黔黎榷採之
處不用內監差役惟以兩院委官監督置簿稽
驗前收入有數庶免侵漁不第額課不虧而暴
歛横征之謀亦因是少戢此為去害之六監役

供應閩中原無可挪錢糧應於稅課內取辦及各處差役亦照例自有支給不許額外索商日食及私用重等強抑倍輸以重其困而縣官有指稱夫役支費暗派里甲者必置之法此為去害之七夫此七者所謂去泰去甚不過少息今日剝膚之灾且防將來濫觴之地耳若於地方安危

國家大計則固不知其所終矣至商稅係兵餉額

內者南台一萬七千竹崎三千九百海澄二萬二千沙埕一千一百石馬七百稅課司三百九十兩總之約計三萬八千一百六十萬若歸之

內帑則餉不得有仍之餉額則課不能追捉襟肘見事在兩難外侮內艱藉何防禦臣再三計度與其益梯米於太倉孰若固長城於海上則此項商稅不得不請

特留以充兵需者也伏乞

皇上軫念閩民困窮海防緊急
勅下戶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特罷礦稅惠此一
方臣不勝至願不然亦乞先將臣所陳七條
准如前議行臣等因前遵守以需收回復
命此亦八閩更生之日也東南安危實係此舉臣
方劇病乞休杜門候
旨獨以身任時艱直陳利害如蒙採擇臣即歸伏
丘壑歌詠太平有餘榮矣

職按罷礦稅即不可得就中調停去此七害
為救時一助勝于空言無補者

萬曆二十五年四月初五日

戶部山東司主事趙炳一本監兌事竣條陳未盡事宜以甦民困事臣於萬曆二十四年又八月奉

命監兌山東河南道漕運改折外共兌實米陸拾陸萬陸千餘石臣事已完臣責已塞無可置喙顧其間事體未妥兵困不支臣既耳而目之矣若不一陳則弊將無已非臣之所以忠於

皇上之分也竊照山東三府俱係本色觧次河干有倉有厫無容再議獨河南大戶則苦之極矣每一僉役動至破產難若赴敵甚有窮迫自經者備詢所以其大議者大端有二一曰議允期查照議單拾月開倉拾貳月完兌正月者參罰加馬然此江南之例不可以概河北也江南地煖冬不結氷季冬完兌繇淮而黃繇徐而洪比至暴漲之時已入閘河矣此利於冬季者也乃

河南之米俱在館陶風氣嚴寒拾月之後河氷已冷非出正月春氷弗跤節查往歲兑期未有不至貳月之終能畢命者也名雖季冬實在仲春謹按其不便有六河北三府俱係本色彰輝兩河乃其運道每至中途輙被凍阻催提急迫舍舟而陸脚價必多一不便也河南三府一州人懷輕賫拾貳月初俱出館陶勒限買米不能遠出米商乘急坐索高價二不便也奸民圖利

揷水伴灰凍結難辦大戶悞買掛晒耗折三不
便也米俱驗完河水未解坐待連舟廵邏守護
四不便也幸而河疏附近之舟易於交兑留守
等衛俱泊淮安閘河遲延衛官違限束手恭罰
五不便也季冬買米賃房囤放必至貳月始得
入船虛糜盤費六不便也若限拾月開倉正月
買米貳月兑完運不失期其便有六河路既通
米商輻輳價不騰踴其便一天氣已和灰水難

入其便二運舡依期駕赴水次不至久候得免

催提其便三運本色者徑自入廠可省陸運其

便四懷輕賫者上下羅買扁舟可至不拘一方

其便五官與軍民不受冬寒省一月之費其便

六去六不便而得六便直改一月限耳所謂議

免期者此也二曰議歇斗臣始至館陶查得行

官歇家貳百名斗行肆百名造有花名青册某

處大户幾名某歇家撫保某處買米若干則某

歇屯放凡大户之買米顧夫無歇斗則不敢專也一主其家喘息皆至于是房價斗價之外每米百石冒銀三兩矣蓆千領冒銀三兩矣受囷夫之賄則為之添米受小脚之財則為之增價巧立名色百計吮剝難以悉舉歇斗之視大户有如奇貨大户之視歇斗猶如陷穽柰之何大户之不窮且困也臣常呼歇斗懲之然歇斗則瑣屑有辭焉曰修司厰某也宴會之費某也新

官應用家具等項某也歲納穀若干石于有司
亦某也嗚呼官取斂斗矣斂斗不取之大戶而
孰取也然則非斂斗之為害而官為害也夫既
設監兌衙門矣豈其無他公費而必資之斂斗
又明令斂斗之侵漁大戶也不亦可哀耶臣查
得四廠地租每歲該銀三十七兩八錢俱為冗
快濫費當革去十餘石將前銀貯庫以為新官
買辦家具修廠之資其會宴下程原設有公費

自合差人買辦若夫馬等項每歲不過上任出廵二次而已取之館陶亦不為累蓋監兌往來各縣自宜應付豈獨館陶可免而必四廠代之乎合無將廠頭一切應官之費盡行革去使官與歇斗毫不相干將在官歇斗招保之弊盡行革去使大戶與歇斗毫不相涉如是則官不剝歇斗而歇斗利歇斗不剝大戶而大戶利上下俱利計莫便于此矣所謂議歇斗者此也然兌

期節奉
欽依不敢擅便歇斗之革臣亦能之第更代不常
利竇難塞錢神作祟朝更暮改非奉有
明旨未有能行者也伏乞
勅下戶部將兌期少改一月其應革之弊仍乞
明旨著為令甲永為遵守則不惟官可責成而民
困亦少甦矣
職按議兌期議歇斗事易行而民不受困行

之河南尤便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南京工部給事中喻致知一本為

留都私鑄公行錢法敝壞懇乞

聖明嚴加申飭以裨

國計以收

主權事蓋鼓鑄之法不加賦而用足裕

國便民誰能廢之自洪武初而起鑄通寶

列聖代有制錢成化十七年令京城內外軍民人

會典私鑄之禁蓋其嚴也嘉靖四十一年冬因鑄造艱難匠工勞費革去鏇車以鑢鏟代之致令鑄工就襍鉛錫朝入手而暮廢棄者此官鑄之濫惡所繇盛也迨我
皇上二十九年增設府庫錢廠三十年又增設織染所錢廠以佐
國家之急至三十九年私鑄盛行官鑄戕廢稍稍以三尺繩之而擔夫牧豎怨之如讐控馬擁輿

瞋目語難當時廷臣之所奏部臣之所覆俱在也未幾弁髦視之矣延至於今奸民之射利者實煩有徒勾引亡命或隱匿于山或藏跡於盧葦或置鑪于巨艇之中公然出入於江湖或憑藉豪俠之家公然置造於密室兵馬司官莫敢誰何閒有私獲不過買索懦傭錢價之賤每千不過七錢八分奸鑄有利

人主無權尚可不亟為之隄防耶臣聞明明求利

尚恐困乏小民之務也雖私鑄坐絞揭榜中衢而盜鑄日報豈真走死地如鶩哉嗜利之民恬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臣以為莫若循其本本者何官錢是已惟官錢不精好故私鑄得以攙和惟私鑄可攙和故官錢日若壅滯苟官錢之輪郭色澤與私錢有辨官錢之等分銖兩與私錢有辨彼盜鑄之家見費工本已多必謂鑄者無利不禁之亦息矣孔顗嘗云不惜銅不愛工

程子嘗云鑄錢無利乃國家之大計鄭介夫云

言者謂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不知費一錢可

得一錢利在天下即國家無窮之利三者皆本

論也臣起家書生受之握算不知縱橫寧識太

公九府之法管子予奪貧富之術第職掌所關

不敢不為

皇上告竊謂餘錢當革也臣親見所放銅數與秤

重一百五十斤所收銅錢有不及銅數者即有

補秤錢矣又有補所錢矣業已錙銖必償至對
償之餘錢動以萬計何處得來不過襍入鉛錫
故耳近者督鑄分司加意振刷即搜獲鉛錫與
盜鑄何異又何怪盜鑄者之得以混行也臣故
曰革之便臣竊謂貫銅當議也銅料產自雲南
川南浮大江抵南都其總攝咽喉全在蕪湖係
盜鑄盤據之藪每銅商船至群擁截錮以致南
都之銅日少南都之銅價日高宜令工部扎行

蕪湖抽分司官遇有銅船即行稽核照時價採買毋致散入攬頓之家於以資盜鑄亦不許銅商藉口官採私行夾帶是今日所當議也古文錢作泉者言其形如錢文也泉疏則流淤則滯錢通用則與金幣等不通用則仍為銅與鉛鐵等今兩京用制錢各省則否俸粮用制錢輸納則否流布未廣何以導利於天下是亦今日之所當議者也三說雖迂然欲清官鑄而下令於

流水之源恐無踰此他若嚴禁盜鑄則有成化
拾柒年之
令
甲在惟令在京五城兵馬與外郡之州縣捕官
容緝於不識不知之時無姑息於獲贓獲器之
後於以重尊
主
權裨益
國用恒必縣之矣昔漢文帝時吳濞諸侯也富埒
天子鄧通嬖臣也財侔王者皆鑄錢之所致值

今
國用空虛在在告窘講明錢法亦佐末議之一端
伏望
聖明省覽
下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行南京工部責實嚴禁
著意舉行有裨
陪京非淺鮮矣
職聞蘇軾有言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君子

而敗於寒陋之小人錢法尤其較著者但使
官錢肉好堅重則盜鑄者無所利而利權在
朝廷矣又産銅之山在在有之民間市銅甚難
國家欽銅甚易何必攙和鉛錫雜類使私鑄者
得相蒙為奸以與
人主爭權也